

遇见香果树

傍晚，我和许多朋友在浙浙沂沂的雨中步入斗篷山庄。

这里海拔一千一百多米，虽是初夏，下了雨，温度只有十来度。我记得出门要带一件外套的，也许是上了年纪，临走时，竟然忘记了。我们同伴中好几位只穿了短袖衫，嘴里说不冷，其实明显感到冷意，有的双手抱在胸前，交替摩擦；有的用力甩动双臂，试图热身；有的来回走动，用运动增加热量。山庄主人刘兴国见我穿得少，手上都起了鸡皮疙瘩，找来他的一件厚外套让我穿上，我一下子觉得暖和许多。我住在三楼，走出房间，来到阳台，视野开阔，望得见远处的山，在烟雨中朦朦胧胧，若隐若现，恍如仙境；看得见近处的

树，在暮色里青翠葱茏，干净发亮，纤尘不染。楼的右侧有一棵大树，桢风沐雨，高耸入云，枝虬叶密，像山庄的迎宾树，又像山庄的守护神。我以为这是山里千千万万普通树中的一棵，只觉得树站的位置好，对着拍了几张照片，没怎么往心里去。

入夜，庄主在一间有地炉的小屋里升起炉火，小腿粗的劈柴丢进地炉，火苗呼呼上窜，炉口坐上一把盛满泉水的大水壶。没多久，小屋温暖如春。我和诗人陈頔、小说家王生铨、散文家谢德才、甄钰源、儿童文学作家钟锐等，与刘老板围炉夜话，谈乡间奇闻异事，聊世间风情人情，话题随意散漫，天马行空，自由切换。忽然有人把话题引到山庄楼前小山包上那棵大树，树下那个白色顶棚的凉亭。刘老板来了兴致，说，那棵大树叫香果树，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濒危珍稀植物，那凉亭是全国唯一的凉亭，顶棚是神七火箭的一半整流罩。他还掏出手机，翻出香果树开花时拍的照片让我们看：好美的一棵树，满头满脑开着白色的花，花开高枝，瓷质的花瓣摇曳，似层叠着皑皑白雪，像一棵披着棉絮的稻草树。他补充说，那花奇香无比，远远地就觉得香气袭人，那花很漂亮，像一只只蝴蝶展翅欲飞。花要开上几个月，是斗篷山一道奇异的风景。那树有四百多年树龄，只要天气好，年年六七月份开花。听刘老板这样一说，我们恨不得站起来去看那树、那凉亭。夜色如墨，雨声似鼓，只得作罢。

炉内劈柴添了三回，大水壶里的开水灌满了所有暖瓶。四周寂静，我们犹犹未尽，还剩我和陈頔、刘老板三人围炉闲扯。晚十点多，我们才起身回各自房间。

天刚亮，雨已歇。大公鸡亮开嗓门，催人早起。山中鸟儿格外活跃，在林子里叽叽呱呱，布谷声声。空气湿漉漉，混杂草木香，清新怡人，呼吸舒畅。我起床下楼，看见王生铨在院子里散步，便邀他一起去看看香果树和凉亭。我们登上十多级阶梯，上到一个小山包，看见凉亭灰白色的顶棚，果然是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火箭整流罩的一半，完好无损，铆钉整齐有序，站在亭内向上看，就像一个穹顶。整流罩是为了保护航天器而穿上的一件人工“羽衣”，待火箭穿云破雾，飞出大气层后，整流罩完成历史使命，沿箭体分成两半抛开坠落。眼前这一半整流罩就坠落在斗篷山上药材林的密林中，刘老板费了很大气力和周折，才把它弄到斗篷山庄来。经有关部门同意，用整流罩做顶，建了一个凉亭，一边让来的客人在这里休闲喝茶，一边参观航天器的实物，了解一些航天知识，一举几得。钟锐说要写一篇凉亭记，把来龙去脉写清楚，对人们进行航天科普教育。我们都赞同他的提议，推举他来执笔。

离凉亭十多米，就是孤傲遗世，卓尔不群的香果树。全树高约三十米，粗壮的树干，需两人牵手合围。树皮鳞片状，灰褐色，长着暗绿色青苔和爬藤，写满沧桑。两人多高处，开始分枝发杈，枝枝斜着上挺，像坚硬的扇骨，纵横的细枝和密实的阔叶，整体构成一把巨大的团扇，脚踏大地，摩天接云，呼风唤雨，遮阳布荫，招蜂引蝶，吐故纳新，展现最美的风姿和最硬的风骨。诗人陈頔专门为香果树写有一首诗，里面有这样几句：一只白色的漏斗，在六月/回归夏天的枝头/高大的香果树/头顶的白云，裁剪着天空/季节打开的色彩/心随微风变轻。散文家周涛说大树它不靠捕杀谁、猎获谁而生存，但它活得最长久。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它连草也不吃，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，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，最粗壮、最漂亮。这段话简直就是写给这棵香果树的。

香果树是第三纪孑遗植物，茜草科香果树属，香果树属下就此一种树，中国有别国无，跟银杏一样，是典型的独生子女。它的祖先起源于二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时代，见证了恐龙称霸地球、由盛及衰、最后绝迹的过程，经历了冰川运动、物种灭绝、九死一生的重大变故。香果树笑傲江湖，劫后余生，被称为植物活化石，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誉为“中国森林中最美丽动人的树”。香果树边开花边结实，果实纺锤形，入秋时为暗红色。人们错把花香当果香，故名香果树，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。

香果树性情孤傲，超凡脱俗，遗世独立，任性倔强，因而种群规模小，自我封闭，缺乏基因交流，遗传多样性不断下降；香果树一心向往高处风景，一心想和蓝天白云亲吻，有些高处不胜寒，二十多岁后才开花结实，如果天气不好，环境不利，有时几年才开花，结果率很低；好不容易结出的种子，只要温度、气候、环境稍不如意，就拒绝破土发芽，往往种子的发芽率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。香果树繁育后代太难了，其生存状态不容乐观，2021年，中国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》将其列为二级保护植物。我注意看了一下香果树的周围，似乎没有看见小树苗，也证实它的繁殖艰难。

我家有一本当地林业部门编印的《古树王国》摄影集。仔细翻翻，有一张香果树的照片，却不是斗篷山庄前的这一棵，且树形树冠比这棵树差了十万八千里。我不清楚这棵树怎么遗落了。我对山庄刘老板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，你开山庄后，名声远播，生意红火，财源广进，当然有你自己的努力，更有天时地利人和，门前的这棵香果树，就是山庄的迎宾树、招财树、平安树，你可得要尽地主之责，好好保护，让它花繁叶茂，瓜瓞绵绵。刘老板笑着点头称是。

这次本身一心是去登斗篷山顶，拜谒海拔一千九百一十八米处的亮叶水青冈（俗称千手观音）的。节气已到小满，降水明显增多，天雨湿滑，天公不作美，没有去成。不过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美最动人的树——香果树，也算圆满。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是，小满即圆满。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。挥挥手，下山去。

澧 兰

第二声餐馆

□王生铨

在炒菜，红肿的右升旗不停抖动，和公路对面那块刻着“斗蓬山庄”的石头招牌遥相呼应。

娜伸出右臂指向公路对面。杰扭过头去。竖着的石头被横着的木板取代，坎上的枫香树也来到了院门口。木板刚刚下锯，上面除了一顶傻乎乎的帽子，一个字也没有。帽筒高而突兀，和帽檐极不般配。

杰皱眉。紧盯木板。杰想走过去将木板翻转过来看看那顶帽子是挂上去的还是刻上去的，但仅仅想想而已，没有付诸行动。此刻，除了被导航领着在山里转了大半夜，对于这个世界，杰的脑子一片空白。若非油箱见底，绝不会让手机说：你已到达第二声客栈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

娜站起来，将身份证还给杰。身份证上只有一顶帽子，其他的一切全部归零。但是，杰又累又饿，什么都顾不得了。

雨衣来了，和雨衣一起交到杰手里的还有一双蓝色的雨靴。

离开厨房前，杰给刘老板讲了一个笑话：

向者，一吏众登斗蓬山。及顶，向导谓曰：斗蓬山海拔几何？皆答：1898.4米，唯一吏言1961米。双方各执己见，相持不下。

不加上那棵水青冈就下不了场，那天，他们都喝了酒。刘老板解释，顿了顿，补充道，那之后，向导再没上过斗蓬山。

未及，向导获赠斗字条幅一轴，已而，客栈一座。杰笑。

杰是娜扶上楼的。他连包都拎不动了。娜搂着杰的腰，故意从监控下走过时，颇像我们站在动荡的水边看自己影子一样，身份发生过一两次摇摆，杰也亦然。

娜对杰咬牙切齿的第二个地方，根源在丈夫不在杰。关于萝卜和萝卜地的关系的故事，可谓广为流传，丈夫也引述过。不同的是丈夫护卫的对象是萝卜，杰虽也偏袒萝卜，但更多的是地。一路货色！

娜现在的任务是用行动而非语言证实丈夫和杰。因此，杰不得不随着娜的变化而变化，以适应娜一分钟是丈夫的妻子，下一分钟是一个风流猎手的需求。要知道，在娜的梦里，杰只是一个对象。



夏天的斗篷山

杰在床头坐下来的时候，折叠餐桌上的两只黑色土钵已被去年酿制的蜂蜜酒注满。娜举起钵子，但是，嘴里却说不出一个词。时间有点仓促，娜还没有完全构思好杰的历史和上山的目的。娜站起来，推开窗户，但是，外面黑黢黢的，除了那顶帽子什么也看不见。

杰回到了楼上。娜转回身，凝思着。杰打开手机，点开新知卫星地图。然后，洗漱。然后，穿上雨衣。然后，换上雨靴，躺下。杰的酒钵已经空了。凝思继续。杰坐起来，将手机对准坎上的枫香树。杰躺倒床上，娜在一旁收拾。枫香树被蓝星测量仪框住，粗粗细细的线条唰唰扫过。

娜朝杰俯下身去。昔时，一嫖者责让村长不货已梨。村长答以彼地梨尔田梨，实恶嫖之耿疏不秘。嫖愤，是皆梨者独田梨者非梨耶？

明天早上，先给他打两个荷包蛋，等他吃蛋的时候就给他讲这个故事。看着杰的两颗小虎牙，娜想。不不不，紧接着，娜否定。显然，需要从这个故事里获取教义的人并不是杰。

杰说：无恙，幸甚！斗蓬山上，群莺乱飞，杂花生树，千手观音，与昔无异，某年月日，杰携华为手机及相关应用实测，即加树诸峰顶，1961米亦殊难足数。杰在心里编织短信，正要写时，手机却咚一声掉到了地上。隔壁的娜被惊醒。杰和娜同时望向窗外。雨完全停了，天地一片澄澈，比洗过还干净。云雾中，滴翠的峰峦星辰样载沉载浮，辽阔无边。下山的路上，娜告诉杰，她要她把的别墅改成餐馆，名字就叫第二声餐馆。他们吃过早餐就下山了，没有停留。

梦呓源头

夏天被诗人分成两半
一半给山城，一半给澧水
□皮海由城收到消息，汽笛衔着热浪
山和水不能相叠，放影子跳进波光
上游来的船告诉诗人
源头，有另一个梦境

—外四首

—

大地写意澧水

从万千草木根系里吮吸出数百条溪流
八大公山，五道水各取一瓢，泼洒在心海
在乡与乡，村与村，树与树，风与风的交融里
深的胜出，浅的退去
蓝的那么蓝，绿的那么绿

一片原始的旷野

十里坊的酒开坛了，天水溪下河
风吹来，农庄醉在爬藤植物的叶边
有人把书举在天上，随时翻看种子和花朵
盐局的菜刀陈列了芭茅溪一个世纪
树屋住进红军寨，战斗远去，鸟儿听红歌响起

一片蔚蓝的天晴

茅坡向南的山洞，光到不了的地方有凉风
大叶百合隐入云雾，麋鹿经过人迹
斗篷山的夜，越过尘世到尘世
月亮升起一湾倒立的田园
星星点亮烟火

瞭望灯塔不曾眠

放飞一只孤独的鹰鹰，去穿过原始森林
夏天落在香果树的叶脉
澧水晕染了湘西北
源头，有另一个梦境
山是绿色的海，云是漂泊的魂

湘月楚雪芭茅溪

□邱德帅

睦，青史留名到县畿。彼时植茶树，茁壮到如今。采摘土家妹，回眸醉人心。

小径通茶岭，野树盘老根。鲜嫩一簇绿，掐采入簪深。泛茶香，迭茶韵。探巧手，赴烟云。雾雨山间绕，步履更轻盈。晓看天已暮，星月映归程。

沿古法，柴火灶。芳心许，木杵搅。三翻五炒杀青，四两八钱萎凋。香汗透衣背，芽茶终有味。煮泉沸，茶入杯。愿有青春可回首，且以香茗共徘徊。

晚春入夏，生态原乡。夜栖麓谷，来日方长。一岭草木，郁郁苍苍。野茶换盏，浅饮轻尝。老树新芽，余味鲜香。

慕其闹离喧嚣，羨其幽中取静。不染凡俗，不觅红尘。山雨淅，山泉涌。山溪养，山崖生。避无边纷扰，驻不老茶根。一枝一树，一芽一叶。且问千年否？又逢一岁春。

湘鄂会盟五道水，土司城寨芭茅溪。常吟干戈换玉帛，又斟老茶为君揖。执手握和兄弟在，恋郎对歌始为妻。自此边界安与

雨点之中，我看见阳光的转身

让人着迷的，是飞舞的星光
抓住一件器皿的映照和图像

激情与速度，是天空的漏洞
目光的慌乱，有晶莹剔透的距离
我走上前去，送上歉意
一束鲜花，落在了我的怀里

流水的欢愉，是另一种表情
时高时低，一滴滴打量
淡淡甜味，在我的嘴边
雾岚点点化开，树木开始奔跑

过涧溪，我抱紧凉风
平静的快乐，跑在了前面

天水溪

种下云朵的溪水
我看了看，侧过辽阔的夕阳
一棵树拴住的
不仅仅是一片云彩

清澈不紧不慢，我开始怀念
一声不响，用细碎石子激起
层层涟漪和她熟悉的味道

抱在怀里的云，有着无限的可能
我生怕错过这一小段
饱满的表情，过往放弃了
内心的孤独

坐下来，所有的溪水
瞬间聚在一起涌入眼里
风在吹，一片云
从蔚蓝的天空跌落

